

從老電影的譯名學習古文

在第二講的討論環節，不少同學問我如何學古文。我完全沒有想到如何回答這個問題，而且離題太遠，怎麼會從韓愈道統扯到如何學古文？不知何故，我突然想到自己幼時怎樣學古文的經驗來，說來瑣碎，在課堂上不便多講。但是本書編輯卻覺得饒有趣味，是她這一代的年輕人所沒有的經驗。於是在她鼓勵之下，寫下這點個人回憶。

其實我和大多數的華人一樣，古文都是在中學時期「被逼」學的。我的父母親學的是西方音樂，教育子女的方式也相當西化，放任自由，隨便我看什麼書，並且主動帶我和妹妹看好萊塢（荷里活）的電影。因此促成我對外文和外國文學的興趣。然而古文還是要讀的，在課堂上聽老師講，往往是照抄課本中的古文選篇，包括韓愈的〈師說〉，我聽來毫無興趣。然而卻想不到從電影片名學到了一點「古意」。

民國時期，西方的商業電影進入中國市場，好萊塢的八家大公司，在上海都設有辦事處，負責宣傳業務。那麼影片的名字找誰來譯？影片故事的說明書找誰來寫？據學者陳建華的研究，不少是來自「鴛鴦蝴蝶派」的文人（如周瘦鵑），他們也是最早介紹西片的專家。這些人皆有深厚的古文修養，讀過也寫過無數的舊小說，所以翻譯出來的外國電影片名都甚有古詩詞的意味，以便吸引觀眾和讀者。電影本來是一個通俗性的藝術，理應和俗文學相通。

這類的片名，四個字的居大多數，偶爾有五言和七言，特別是所謂「文藝片」。記得母親經常看兩部她摯愛的好萊塢名片：《魂斷藍橋》（*Waterloo Bridge*）和《翠堤春曉》（*The Great Waltz*），後來在臺灣的一個小城新竹的一家影院裏我終於看到了。愛屋及烏，除了感到影片故事迴腸蕩氣之外，也覺得片名有點「文乎文乎」的。我一知半解，只覺得意境很美，用「翠」字來形容多瑙河堤，還加上「春曉」，這個典故是否來自我曾讀過的一句舊詩：「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」？然而「藍橋」的典故又出自何處？我不甚了了，但不自覺地對詩詞開始有點好奇了，讀的還是很少，不像其他人家子弟早已背誦了不少唐詩宋詞。回想這段個人經驗，令我深感懊悔，為什麼當年父母不逼我背誦古文？

幼年的經驗也使我變成一個大影迷，興趣至今不衰。妙的是：以前看過的無數部電影都忘了，唯獨有古文意味的片名至今記憶彌新。懷舊的意識流閘門一打開，這些片名一個接一個，緩緩流出。

隨便舉幾個例子。

當年最轟動的影片無疑是《亂世佳人》，原名「*Gone with the Wind*」，傅東華的小說譯名只有一個字：「飄」。白話文，十分生動，比直譯「隨風而去」好多了；不知何人把影片片名譯作《亂世佳人》，出自古文，但切題之至，把故事的歷史背景（美國南北戰爭的「亂世」）和主角「郝思嘉」（Scarlett O' Hara）的身分點出來了，「佳人」處於兵荒馬亂的「亂世」恰是全片的主要情節。還有一部音樂片，譯名是《劍膽琴心》（原名 *The Magic Bow*），看來像是武俠小說，但有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因為故事說的是十九世紀小提琴怪傑 Paganini，他技巧神奇，運弓如劍。還有一部描寫小提琴家的音樂片，名叫「*Intermezzo*」，間奏曲，直譯毫無意義，但譯成《寒夜琴挑》，浪漫的意境就出來了。最近偶然在影碟中看到一個怪譯名《藍色情挑》，令我倒盡胃口，原來是波蘭導演奇里斯羅斯基的名片 *Blue*，直譯成「藍色」又強加一個不倫不類的「情挑」字眼，白話配不上文言，如同強姦語言。

音樂老電影用「曲」為名的很多：《一曲情深》（*With a Song in My Heart*）、《一曲難忘》（*A Song to Remember*）、《曲終夢回》（*Tales of Hoffman*）是三個有名的例子，尤其是《曲終夢回》一名，是公開競爭的得獎之作，得主據聞是當年臺大歷史系的名教授沈剛伯先生。此片就是歌劇《赫夫曼故事》，主人翁和三個女人（其中一個竟然是木偶）熱戀，最後「曲終夢回」，無限感嘆。譯名既合題又典雅，我只

有拍案叫絕。米高梅公司出品的歌舞片，我也看過無數。有時父母帶我和妹妹去看兩部 Esther Williams 主演的遊水歌舞片，一是《出水芙蓉》，一是《洛水神仙》，內容平平，片名也略帶俗氣，記得我曾問過母親：「這芙蓉是什麼意思？神仙為什麼是『洛水』而不是『落水』？」（現代觀眾更會問：何不干脆叫「裸水」？）我當時還沒有讀過曹植的〈洛神賦〉。母親特別喜歡看文藝片，我至今只記得幾個片名：《璇宮艷史》、《獨留青冢向黃沙》，還有四十年代的國產片《一江春水向東流》，不但用李後主的一句詞作片名，而且在片頭以合唱把這首詞唱了出來。

幼時我最喜歡看的類型片是宮闈古裝片和武打片。不少片名也用古文，如轟動一時的《霸王妖姬》，片名顯然來自京劇《霸王別姬》，原來指的是楚霸王項羽和他的虞姬。這部西片指的卻是《聖經》中的人物 Samson 和 Delilah（參孫和大利拉），但也甚適合。另外兩部我最喜歡的歷史片是：《劫後英雄傳》（*Ivanhoe*）和《美人如玉劍如虹》（*Scaramouche*），兩片的原名皆是人的名字，幼年的我當然搞不清楚，多年之後才知道前者出自林琴南的譯名：《撒克遜劫後英雄略》，指的是英國的「原住民」撒克遜族（Anglo-Saxons），被來自歐陸的諾曼（Norman）貴族征服後的故事，那是我第一次從電影中學到英國歷史。後者的背景是法國大革命，我看完數次之後（內中鬥劍場面特別精彩），片名七個字讀來鏗然有聲，「美人如玉」對仗「劍如虹」，比原名（一個小醜的名字）好聽多了，也令我難忘，但典故出

自何處？可能又是武俠小說。

如果把這些片名和當今的此類影片的譯名對照的話，高下立見。最近偶然重看改編自托爾斯泰小說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電影，西名當然一樣，但中文譯名一個是《愛比戀更冷》，一個是《貴族孽緣》，都是「畫虎不成反類犬」，前者故意把「戀愛」兩字拆開，片名既不哀怨又和托翁小說的原意相差太遠；後者更不知貴族式的典雅是何物，白白糟蹋了一部頗有新意的影片（2013年出品，劇本出自名家Tom Stoppard，導演是Joe Wright），難道托翁描寫的安娜的婚外情只不過是一段「孽緣」？然而本片最早的版本（1935年，嘉寶主演）的譯名倒甚為典雅，「春殘夢斷」，因為它是文言，後來的粵語片也沿用了這個片名。

這些片名所指涉的古文文類，當然是較為通俗的，多出自武俠小說或香艷小說，有時也引用詩詞歌賦，我幼年無知，無意中背了不少片名，多年後反思，才發現原來都有出處。最近因為授課，才發懷古之幽思，開始認真地看起古文詩詞來了，但為時已晚。我父親母親那一代人生於憂患，但古文底蘊猶存，時而不自覺地在說話和文字（即便是用白話寫的書信）中流露出來；這一代香港和大陸的年輕人生於安樂，沒有時間花功夫讀古文，也沒有古文感受了，一般用語白話加了不少俚語和英語，聽來似乎很流暢，但寫出來讀就不是味道。只有極少數的人還想學，因此向我求救，但我的古文涵養也很有限。我算是夾在兩代人中間，寫出來的中文文字每感力不

從心，只求讀來順暢。近年來發現自己最難忍受的就是不中不西、似通非通的中文文體。還不如讀英文算了。我在堂上說過，也許現在讀古文的意義就在於此：讓我們回到自己母語的基本聲韻和節奏，再勤奮一點，或可追溯古文的美感和意境。看來太史公、韓愈和蘇東坡（這門課的三位古文大師）早已遙不可及。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